



白云深处

◎陶晓跃

顾况进士及第，适逢战乱，那年玄宗已出奔至蜀郡，中原地带烽烟四起，肃宗只得下诏将当年的科试分于江淮、成都、江东等地举行。顾况在江东考场跻身于进士行列，已过而立之年。可及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顾况毫无作为，只能流徙在他人幕下看人脸色。

心底的悲哀化作他的《悲歌(其二)》：“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我欲上山山路险，我欲汲井井泉遥。越人翠被今何夕，独立沙边草碧。紫燕西飞俗寄书，白云何处逢来客？”

诗具极强的主观色彩，起笔的四句，借方方面面的比喻，强化诗人意图不能实现的悲苦。后四句写越人身披翠玉装饰的外衣，却不知今夕何夕；自己孤独站立江边，眼见茂盛碧绿的江草四周环绕。虽有紫色燕子向西而飞，却无法替代鸿雁传书；虽有白云悠悠空中飘浮，却与自己思念之人无法相逢。

显然，诗人所思，不仅仅是朋友、是恋人，它还有更为深沉的内涵。

“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这首《竹枝曲》，取材娥皇、女英追寻舜帝而不归的凄美故事，这故事曾唤醒多少诗人的灵感歌之咏之。娥皇、女英投身苍梧，再也不见踪影；只有洞庭湖的水漂浮着落叶，洞庭湖的上空流动着彩云。巴人情不自禁在夜里唱起声韵悲恸的竹枝曲；那断肠的声音连绵不断，迫使三峡晓醒的猿猴也不再长啸高鸣。诗中的悲苦，如空谷传响，哀转不绝。

诗人还借禁闭深宫的宫女传达自己的哀怨，“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耸立高空的华美楼阁飘荡起悠悠的歌声，轻风应和着宫嫔陪伴君王的阵阵笑语；月色皎洁夜漏的声响叠映出婀娜的舞影，卷起水晶帘，一切近在咫尺，却又远隔天河，可望而不可即。

这首《宫词》重叠着两幅不同的画面，一是笙歌笑语，欢快连连；一是孤寂凄冷，哀怨郁闷。承宠者与失宠者的两重天地，在荣辱中、在盛衰间形成强烈的对比。

贞元三年，顾况因入朝为相的好友李泌荐引，调任六品著作佐郎，这时顾况已年过花甲。从进士及第到入朝为官，整整三十年，顾况身陷官场上的虚情假意、尔虞我诈，早已心灰意冷。贞元五年，李泌去世，顾况赋诗《海鸥咏》，讥诮朝中权贵，诗云：“万里飞来为客鸟，曾蒙丹凤借枝柯。一朝凤去梧桐死，满目鵠鷺乃尔何！”

因为此诗，顾况触犯了众怒，他受御史台弹劾，贬为饶州司户参军，他干脆辞官，携家人隐居于茅山，入籍为道士。此后，顾况便自觉地走在那“道”上，直至那“道”上的白云，隐去了他的身影。

绿茶画名家书房·范笑我 1962年生，图书馆工作人员，书画作者。



多晴楼 笑我兄的《笑我贩书》《秀州书局书讯》在读书人中很有影响，他的书房“多晴楼”藏书丰富、布置讲究，堂号系古籍大家、藏书家顾廷龙先生所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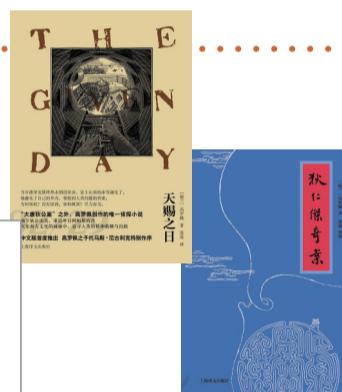
藕香零拾

张旭东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集以人物为纲，收录关于近现代知识分子的随笔三十多篇，包括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吕思勉、顾颉刚、杨绛等，大多有趣味而有意义。

书籍之为艺术：中国古代书籍中的艺术元素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美院美术史论研究中心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在书籍的世界里窥见美的精神，领略书是灵魂的欢悦，这即是作者的体验，也是对读者的一份期待。论文集为书籍装帧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结构，为书籍装帧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天赐之日

[荷兰]高罗佩著 张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是高罗佩在“大唐狄公案”系列之外唯一一部以阿姆斯特丹为背景的侦探小说，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既有对二战期间及战后普通人生艰难生活的叙写，包括种种现实与心理困境，同时还有对于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思想的考察。

狄仁杰奇案

[荷兰]高罗佩著 张凌整理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是由高罗佩自译完成的《迷宫案》中文本，也是作者针对当时的中文读者群而写成的具有浓郁中国传统特色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仅就作者是外国人这一点而言，便堪称是一部少见的奇书。



梅花诗

◎郑伯克

绮窗寒梅，伴着《禅诗》的歌曲声，旋律柔曼，意境冲淡，而且通曲只有“愿将山色供生佛，修到梅花伴醉翁”两句唱词，回环往复，却不单调乏味。据说，此语乃清人薛时雨所撰的滁州琅琊寺楹联。因该寺邻近醉翁亭，亭边又有欧阳修手植的梅花一株，故谓“梅花伴醉翁”。

有人说过，“修到梅花”取意于宋人谢枋得的《武夷山中》，“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雨渐歇，几生修得到梅花”，但谢诗作于宋亡后，其以梅花自况，表示不向元人屈折，乃儒家之馀绪，与佛无缘。倒是清代女词人吴藻的《花帘词序》所云“丁酉移家南湖，古城野水，地多梅花，取梵夹语颜其室，曰‘香南雪北庐’……十年来忧患余生，人事有不可言者……自今以往，扫除文字，潜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净土。几生修得到梅花乎”，才算得上是佛家的承祧。吴藻因境遇坎坷而佞佛，颜其室曰“香南雪北庐”。佛书有云，“雪山有树，名殃加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从香山来，以风力故，得至雪山”。此梵语殃加陀，即华言之梅花。

虽然谢诗未有佛旨，但梅花与佛家的因缘却是在宋代结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离骚》遍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兴，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林逋与净土信仰很有瓜葛，故自其以后梅花诗别开生面。

宋代亦有见梅悟道之说。《鹤林玉露》：“有尼悟道诗云：‘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亦脱洒可喜。”奈何此尼佚名，后世遂将其名号衍出了许多，或曰“唐比丘尼无尽藏”，或曰“梅花尼子名习静”，不一而足。



“深怕那点稚气随着时光流走”

◎南北

写书话的女作者非常少，写得好的就更少了。在我的阅读记忆中，值得一提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扬之水，一位是恺蒂。

巧合的是，我注意到恺蒂，恰是因为扬之水的一篇短文《采一朵异乡的云》。此文当年作为《读书》杂志的“编辑室日志”刊出，没有署名。但明眼人不难看出，是出自该刊编辑赵丽雅、也即扬之水之手。扬之水日记《〈读书〉十年》里，也有

明确的记载。原来，她在此前和恺蒂见过面。1994年7月，恺蒂从伦敦回国探亲，杂志社宴请这位“《读书》最年轻的专栏作者”。扬之水在日记中写道：“此番相会，才有机会细作端详。原来是个sweet girl。唇边一点黑痣，更使五官都生动起来。”同年，恺蒂出版了第一部书话集《海天冰谷说书人》（敦煌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扬之水在《采一朵异乡的云》中说：“看到刚刚出

版的《海天冰谷说书人》，倒深怕那点稚气随着时光流走了。”

恺蒂后来还出版过《酿一碗怀旧的酒》《书缘·情缘》等等，风格更加成熟，视野更加开阔。但她和扬之水一样，写作的重心逐渐超越了书话的范围。尽管她或许在别的领域有更深的造诣、有更大的成就，尽管她后来大量文章和访谈同样精彩纷呈，我最爱读的，还是她早年那些评说“英伦文事”、细数“别人家珍”的书话。